陳太史無夢園初集

陳太史無夢園初集

古吳陳仁錫明卿甫著

山海紀聞一

紀全遼形勢建置

全遼延長二千餘里三岔河中分其界故曰河東河西河東一十四衛東西南北俱千餘里水利土產既富且饒盡染腥奴之擅河西一十一衛東西不滿七百餘里南北或三五十里或僅百千里自廣寧一棄至今七載半璧未爲我有

邊疆西南起大興堡接寧前椴木冲堡界東北
迄三岔河海州界延長五百五十三里邊臺二
百五十九座腹裏接火臺二百三十九座新建
敵樓一十三座大路臺七十九座海防西起杏
山顧家山臺東至三岔河西岸迂迴曲折四百
五十里通船海口一十三處瞭堠臺架二十北
座道屬濱海近邊冲繁稱最者錦義正安鎮武
四處可通大舉附塞夷人𦢊花爰赤都令今巴
投奴顆伯革黃台吉五路打賴汗青歹青乃蠻

沙嶺及廣寧在城九驛鎮撫標下中軍暨各營參遊一十員守備一員備禦五員提調守堡驛官四十員總轄原額主客官兵丁軍吏夷係四萬五千九百七十八員名內除廣寧左中右左屯中屯後屯右屯義州等衛官吏五百七十二員名通事門臺軍三百二十九名河東調操官四十一員名儒學教官五員廩給官三十員廣寧在城驛閭陽十三山沙嶺高平杏山義州小凌河等驛支賞不支糧軍士二千五百九十名

邊疆西南起大興堡接寧前椵木冲堡界東北
迄三岔河海州界延長五百五十三里邊臺三
百五十九座腹裏接火臺二百三十九座新建
敵樓一十三座大路臺七十九座海防西起杏
山碩家山臺東至三岔河西岸迂迴曲折四百
五十里通船海口一十三處瞭堡臺架二十七
座道屬濱海近邊冲繁稱最者錦義正安鎮武
四處可通大舉附塞夷人粆花煖赤都令令巴
投奴額伯革黃台吉五路打額汗青及青乃蠻

昂暈拱兎等嘯蟻聚臯覌雖開馬木二市鎮靜
鎮夷大康等堡似可覊縻第豨㸷難盈夷性靡
常本城東環渤海西障醫閭前恃錦義爲藩籬
後倚正安鎮靜爲鎖鑰據三韓要地稱形勢之
區重兵屯聚誠足彈壓兩河有警居中調度分
戍應援緩急相濟儼然常山之勢在焉邇年夲
藥城池蕩平道路茅塞白骨相撑青燐遍野且
奴孽潛渡三岔黄泥洼出没無時遠瞭不明近
探不的前鋒撥役不過望塵以爲眞見將領等

官不過閉門以爲善守竊恐廣寧不復杏錦終是偏安寧前將爲梗塞河西尚難我有何以恢河東而破奴穴哉况近又求和我當急急以修戰守揷酋西退我當放膽以絕後患如高台一堡止有速不的一種爲市彼既不從揷而西乃揷之叛部也又暗交于奴而東乃奴之心腹也猶且買我之米糧賣之奴乃我之內奸也盍請密旨暗令督鎮或借厚賞之名以盡殺或出操獵之舉以滅絕此虜一剿東可斷奴之窺伺西

可洩揷之忿恨内可除我肘腋之患豈非一舉而三捷也況此虜老幼精壯不滿萬數易爲殄滅者也兵法云其次伐交的與奴交故可伐也欲制罕詈先制郅支今日之速不的正郅支之類也欲復廣寧先剿速不的我得併力東向而無後顧之憂除揷叛部非挑揷酋之怨亦何憚而不舉此耶遼土未復因遼人未歸遼人未歸因遼弁散處遼弁散處因遼之俸糧未復還其舊也誠查遼之舊日千百指揮之俸俱照山東

各省之數而先還之遼遼有十萬三千軍兵之餉亦還之遼遼之世職隨俸自來遼之百姓亦隨官自來不待驅逐出關而輻輳還故土矣

全遼之地宛如鼉形奴寨是其首灰扒南關金台白羊谷五穀城一帶自北而南是其脊寧遠過三岔河沿海金復等州直至鎮江是其腹遼瀋開鐵清河寬奠廣寧諸內地是其腸胃關門一關是其尾閭旅順是其臍蒂大海連鴨綠江以上烏龍潭繞繞奴山流出太子河滋潤遼地

總歸三岔河復注于海首尾呼吸血脈貫通論其理首能受氣而泄于尾閭雖有彼損我益之象按其形奴酋居高而寧遠關門居下從下攻上波反得勢而我無權故寧遠守禦之力有餘而難于搗巢之戰

紀山海關內外手摹邊圖

瀋陽至遼陽一百二十里

瀋陽 奴之近巢

奴賊入寇每從此過河

西虜所居之

舊遼陽 今在外口

抄花今屬之奴

三岔河自邊外發源在外有三岔
流入邊內總成一股南流入海南

遼陽 今被奴拆

首山 遼陽南

三岔河

西寧堡

海州

千山在遼陽之南

遼陽至海州一百八十里

海州到蓋州一百二十里

海口上船風便一日夜可至州

蓋州 週圍五里

蓋州至復州一百八十里

復州 週圍四里

復州至金州一百里

此五堡極

鎮靖堡

鎮安堡

水套

虜不能入

東西路據一邊能禁

北

西

廣寧週圍十里

東

南

盤山驛

駐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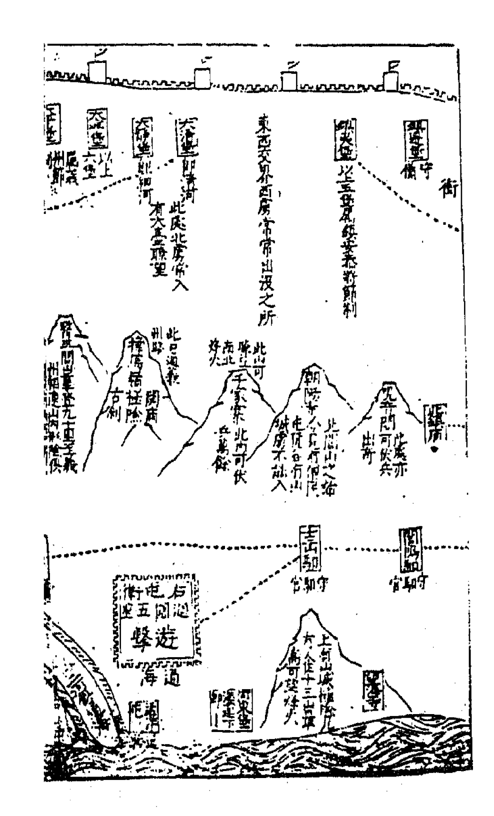
西興堡

此處俱是民家耕種村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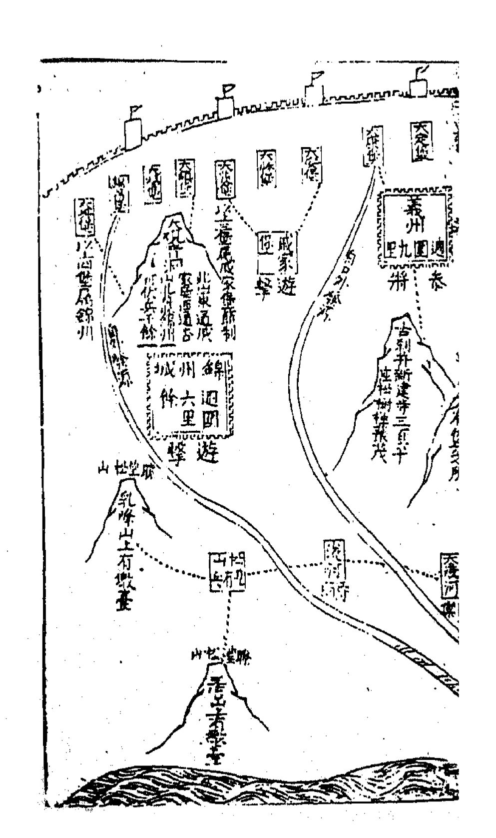
防守之備

北鎮堡

駐兵



東西交界西虜常常出沒之所
此處北虜常入
有大墩瞭望



義州
週圍九里
參將
遊擊
乳峰山上有墩臺

紀全遼地理城堡

出關中路往東行

（南海北山）山海關　至八里鋪八里

八里鋪　至鎮遠堡十二里

鎮遠堡　至中前所十五里

中前所　至高嶺站十二里

（一衛）高嶺站　至前屯衛十五里

前屯衛　至石子河十八里　一副總兵

石子河　至沙河驛十二里

沙河驛至雙墩鋪十五里
雙墩鋪至中後所十八里
中後所至東關驛二十里
東關驛至曲池河鋪十五里
曲池河鋪至中右所城十五里
中右所城至曹庄二十里
曹庄驛至寧遠十二里
一衛
寧遠城至雙樹鋪十八里
雙樹鋪至連山驛十八里

連山驛 至中左所二十里

中左所城 至高橋鋪十五里

高橋鋪 至杏山驛十五里

杏山驛 至松山所十八里

松山所 至小凌河驛十八里 往西北至錦昌堡

錦昌堡

小凌河 至紫荆山十五里 往西北至錦州城

二衛 錦州城

紫荆山鋪 至大凌河所十里

大凌河所 至糟王鋪十五里 往西北至戚家堡

戚家堡

糟王鋪 至十三山驛十里

十山驛至窩堝鋪八里
往西北至義州
二衛
義州
窩堝鋪至榆林鋪
右屯衛城
瀕海沿
一衛
榆林鋪至新鋪十五里
新鋪至閭陽驛十五里
閭陽驛至寺塔鋪十五里
往北摔馬驛嶺
摔馬驛嶺
寺塔鋪至壯鎮鋪七里
壯鎮鋪至南二十里鋪十里
南二十里鋪至南十里十里
永清堡

南十里鋪至廣寧城十里

四衛

廣寧城至東十里鋪　通夷堡

東十里鋪至東二十里鋪

東二十里鋪至潮溝鋪十五里

潮溝鋪至盤山驛十五里往北至團山堡　團山堡

盤山驛至鎮武堡四十里往北至正安堡　正安堡

鎮武堡至平洋橋三十里

平洋橋至西平堡三十里

西平堡至西寧堡三十里

西寧堡至河東東昌堡二十里

河界三岔河分東西河西河東冬走氷夏行船

河東中路往東行至海州六十里轉往北行至

開原盡極處五百里

馬圈子至新鋪十里

新鋪至東昌堡十里

東昌堡至乾溝鋪十里

乾溝鋪至石井鋪二十里

石井鋪至海州十里

二衛海州城至土河舖十五里

土河舖至乾泉舖十五里

乾泉舖至鞍山站三十里

鞍山站至長店舖十五里

長店舖至沙河舖十五里

沙河舖至首山舖十五里

首山舖至八里庄七里

八里庄至遼陽城八里

五衛遼陽城至接官亭十五里

接官亭至爛泥鋪十五里

爛泥鋪至三抝鋪十五里

三抝鋪至虎皮峪十五里

虎皮峪至板橋鋪五里

板橋鋪至沙河鋪十五里

沙河鋪至白塔鋪二十里

白塔鋪至渾河鋪十里

渾河鋪至瀋陽城十里

〔二衛〕瀋陽城至榆林鋪十五里

榆林鋪至蒲河鋪十里
蒲河鋪至蕭河城十里
蕭河城至凡河鋪七里
凡河鋪至鎮寧堡八里
鎮寧堡至夷虜城十五里
夷虜城至北腰鋪十五里
北腰鋪至蘆野鋪十三里
蘆野鋪至凡河城十五里
凡河城至新興堡十五里　三岔河搃十

新興堡至鐵嶺城十五里

一衛

鐵嶺城至中安堡十里　貼東邊至撫安堡　撫安堡

中安堡至山頭鋪

山頭鋪至鍾固城

鍾固城至沙河鋪十里　貼東邊裁河堡　裁河堡

沙河鋪至山岡鋪十里　貼東北松山堡　松山堡

山岡鋪至開原城二十里　貼東北青安堡　青安堡

開原城往東至威遠堡

威遠堡

鎮北堡

青陽堡

鐵嶺城東邊轉南行至金州城

東山堡 至平奠堡三十里

東州堡 至馬根丹三十五里

撫順所 至奉集堡七十里

馬根丹 至散羊峪三十里

奉集堡 至瀋陽城四十里

散羊峪 至清河城四十里

咸寧營堡至清河五十里

清河城至一堵墻堡三十五里

一堵墻堡至叆陽堡三十六里

鹹場堡至孤山堡二十里

甜水站至草河堡九十里

孤山堡至靉馬吉堡六十里

靉馬吉堡至叆陽堡城六十里

叆陽堡城至新奠堡五十里

草河堡至叆陽堡城九十里

新寧堡至寬奠堡城三十里

鎮夷堡至靉陽堡城一百三十里

右衛

寬奠堡城至大奠堡二十里

大奠堡至新安

新安堡

險山堡

鎮東堡至鳳凰城三十里

大佃堡至永奠三十里

永奠堡至長奠二十里

長奠堡城至江沿臺堡一百里

鳳凰城至湯站堡五十里

鎮江城至湯站堡六十里

湯站堡至江沿臺堡六十里

江沿臺堡

龍台鋪至塔山鋪十五里

岫巖堡至蓋州一百二十里

塔山鋪至沿水十五里

青台峪堡至鎮東堡一百里

分水鋪至耀州堡十五里

連邦峪堡至海州六十里

耀州堡至橋頭鋪十五里

橋頭鋪至孛羅鋪十五里

孛羅鋪至青石嶺十五里

青石嶺至蓋州城十五里

一衛

蓋州城至榆林鋪十五里

榆林鋪至堝頭鋪十五里

堝頭鋪至堝兒鋪十五里

堝兒舖至熊岳驛十五里

熊岳驛至布子舖十里

布子舖至新安舖二十里

新安舖至五十寨二十里

五十寨驛至南䣊舖十里

永寧監至蓋州一百四十里

南䣊舖至孟家川十里

孟家川舖至壘塔十里

黑塔舖至八家舖十里

八家鋪至復州十里

一衛復州衛城至沙河鋪十五里

楊官堡至沙河鋪二十里

沙河鋪至麻河鋪二十里

麻河鋪至欒古驛十五里

欒古驛至古城鋪十五里

古城鋪至蒲瀾鋪十五里

蒲瀾鋪至向陽鋪十五里

向陽鋪至石河驛八里

石河驛至樓子鋪七里
樓子鋪至望海堝堡十五里
望海堝堡至甲匠鋪十五里
甲匠鋪至望城岡鋪十五里
鹽場堡黃骨島堡至歸服堡一百五十里
歸服堡至紅嘴頭五十里
紅嘴頭至望海堝堡五十五里
望城岡鋪至金州城五里
金州城至南關鋪十五里

南關鋪至棘針鋪二十里

棘針鋪至木場驛十五里

木場驛至雙廟鋪十五里

雙廟鋪至山澗鋪十五里

山澗鋪至旅順口二十里

旅順口通登州水程五百五十里
至金州城一百二十里

出關北邊路往東行南係海沿

鐵場堡至永安堡三十里

永安堡至背陰障二十里

背陰障堡至三山營堡十五里
三山營堡至平川營堡二十里
平川營堡至瑞昌堡十五里
瑞昌堡至高臺堡三十里
高臺堡至三道溝堡八里
三道溝堡至新興營五里
新興營堡至錦川營堡八里
錦川營堡至黑莊窠堡二十里
黑莊窠堡至仙梁寺堡十五里

仙梁寺堡至小圓山堡十五里
小圓山堡至興水縣堡二十五里
興水縣堡至北塔峪堡六里
北塔峪堡至塞兒山堡十里
塞兒山堡至灰山八里
灰山堡至寺兒堡十里
寺兒堡至沙河營五里
沙河營堡至長嶺山堡十里
長嶺山堡至眾木衝堡二十五里

段木衝堡至大興堡二十五里

大興堡至大福堡十二里

大福堡至大鎮堡二十里

大鎮堡至大勝堡十八里

大勝堡至大茂堡十五里

大茂堡至大定堡二十五里

大定堡至大安堡二十里

大安堡至大康堡二十里

大康堡至大平堡十五里

大平堡至大順堡三十里
大順堡至大寧堡虜失
大寧堡至大靜堡八里
大靜堡至大青堡二十里
大青堡至振夷堡十里
振夷堡至振邊堡五十里
振邊堡至振靜堡二十里
振靜堡至振安堡二十里
振安堡至鎮遠堡三十里

鎮遠堡至振寧堡十八里

振寧堡至振平堡七十里

振平堡至西興堡三十里

西興堡至西平堡三十里

河界三岔河分河西河東

過河貼西邊往北路程堡圖

東勝堡至長靜堡十五里

長靜堡至長寧堡十五里

長寧堡至長定堡二十里

長定堡　至長安堡三十堡

長安堡　至長勝堡三十里

長勝堡　至長勇堡四十里

長勇堡　至長營堡二十五里

長營堡　至靜遠堡二十五里

靜遠堡　至平虜堡三十里

平虜堡　至上榆林三十里

上榆林　至十方寺堡三十五里

十方寺堡　至丁字泊二十五里

丁字泊堡至宋家泊二十五里

宋家泊堡至爭遲堡三十里

爭遲堡至振西堡三十里

振西堡至殷家庄寨十五里

彭家灣堡

殷家庄寨堡至平定堡十五里

平定堡至定遠堡十五里

定遠堡至慶云堡三十五里

慶云堡

開原馬市堡

古城堡

永寧堡

鎮寧堡

紀名號决戰勝

奴酋名號

號憨者主也四男名喝竿稱憨不出戰號貝勒者王也凡老奴子姪孫正派稱之號恰者總督也以真夷有才略任之號娥夫者駙馬也號姑娌者女壻也凡雜夷中國人心愛者俱配之號孤山者總兵也非真夷兇很者不當此任號牛鹿者將官也俱不用中國人凡雜夷中選任之號獐鷹者千把也亦以雜夷選用號擺言者好漢也披重甲衝營破陣者俱是又有號紅擺言者最精健

一奴酋號色

黃色是憨紅白藍是貝勒（即各王子）黃藍紅白做心以別色做邊是憨與貝勒下孤山牛鹿之類不外黃藍紅白四色非如中國五色俱全寓五行五方五音五味相生相尅之意

一奴酋旗號

大旗用竹竿或木竿向一丈八尺旗面以黃藍紅白紬絹爲之畫神馬飛虎之類用攏言被重甲者執之凡小旗或繫鎗桿或揷腰間

各隨大旗之色不使參雜

一奴酋統屬

憨總統貝勒哈娥夫孤山牛鹿犄鷹擺言等

酋貝勒八恰四娥夫六孤山八牛鹿三百六

十擺言共紅擺言三千有餘各牛鹿所屬健

夷或五七名或十數名或三四十名各不等

非如中國整營整隊連帥什伍之節制

一黃旗下是喝竿憨老奴第四男也老奴死喝

竿立奴衆稱爲憨僞號後金國皇帝砍倒貴

旗則喝竿之頸可繫頭可獻內有黃心紅邊者是台吉超哈貝勒乃喝竿之男又有蟒疙疸貝勒湯奮太貝勒塔喇哈恰毛坡乞恰草孩喇恰毛把哈恰併兩孤山大小牛鹿黃旗一倒奴衆披靡破竹矣

一紅旗下是昂把兎貝勒內有紅心白邊者是姚塔少搭乃昂把兎所生二男亦有兩孤山大小牛鹿砍倒紅旗此族可縛

一藍旗下是賣疙疸貝勒偏阿貝勒內有藍心

紅邊者是安明貝勒吉汗尖山亦有兩孤山

大小牛鹿砍倒藍旗奴亦大敗

一白旗下是阿吉哥貝勒內有白心紅邊者是

王哈赤貝勒乃王台之男撫夷總王王世忠

之兄兄居奴穴弟在

人朝此正防微之一漸用間之一機況楊姑姪

康姑娌董姑娌佟姑娌名養性李姑娌名永芳死有男

併役兒兎哈赤兩孤山大小牛鹿砍倒白旗

則奴之黨與可滅心膽可寒授首指日矣

支派之序

奴兒哈赤殘忍嗜殺搭背瘡自死生男七人　長男紅把兎老奴

欲克撫順紅把兎諫以不可背天朝恩老奴怒殺之生男一　杜大哥

次男昂把兎稱貝勒兒領兵生男二　長姚塔次少塔

又次賣疙疸貝勒兒領兵生男一　偏阿

又次喝竿稱憨老奴溺愛遂繼位覺和鉻達生男一　台吉超哈

又次蟒疙疸稱貝勒兒領兵無男

又次湯䳱太稱貝勒兒領兵無男

又次阿吉哥稱貝勒兒領兵無男

鼠兒哈赤老奴之二弟早死生男三也長安明稱貝勒見領兵次尖山見領兵次吉汗見領兵

狡兒兎哈赤老奴之三弟兒在身體肥蠢無用有男尚幼

外有堦六人王哈赤稱貝勒又稱都堂係王世忠之親支楊姑娌 康姑娌 董姑娌 佟姑娌名養性 李姑娌名永芳已死有男

嘗聞一勝者王再勝者霸三勝者滅今奴一勝而得河東再勝而掠河西三勝而躪薊門是滅亡之會也況得遼人十有其八殺遼人十有其

七凡遼三叉遺黎誰不思雪恨報讎惟在鼓舞振作惠愛保恤使三北之過開一面之網凡哀我鴻鴈憫我杕杜招集徯徠最爲恢疆復土之要也且廣寧復而右屯錦義膏腴之區屯政可興南衞復而銅鐵鉛銀山澤之中礦利可得餉費於目前者有數賦增於日後者無窮是不大費於今必不大省於後也較之株守寧錦一線之路今日告餉之明日討軍實悠悠無結局之期勞與逸省與費萬相倍也

紀八島形勢利便

海上諸島自西迤東環繞遼峽共二十餘處其間緊要便於屯練進取者只有八島一覺華一蓋套一旅順一廣鹿一長山一石城一鹿島一皮島覺華之在寧遠已經駐兵布置若蓋套進可復蓋海規遼瀋退可據長生連雲二島與屯利以張犄角以扼奴吭緩急與關寧聲息相通旅順南接登萊北通金復東西聯屬諸島此南路進兵之要道也廣鹿長山迺各百餘里既饒

耕牧之地更多駐練之瑒且切近老岍從紅嘴
堡望海堝進則可南走金復北出葢海以窺遼
瀋石城寬廣五六十里內有膏腴數百頃而黃
骨堡沙兒寨黃嘴堝俱可伏險出奇鹿島局勢
雖小進討極便如駱璇城湯站直抵遼瀋還收
寬發左衝右突不啻從天而下皮島周圍五十
餘里東聯屬國北控奴巢西窺遼瀋南濟登萊
扼要出奇以上八島皆星羅棊置分布沿岍水
陸互練任舟爲水兵登岍爲陸兵出沒無常多

寡莫測奴馬第長于陸不長于水沿海處處受敵處處設備我以屯牧之暇游戲水面以誤之彼首尾相救奔走疲命猝然乘要害而起此以逸待勞反主爲客之妙也但在我兵力有限廣布爲難就中㝡緊扼要則以旅順爲第一策我出師寧錦臨三岔薄遼陽撼奴之頭約東江朝鮮張聲勢嚮鴨綠江一從鳳凰山掣其尾一從夾山關擣其穴而旅順直趨金州間道走岫巖攻其心腹此三方大舉出奇制勝之處也然寧

錦擊首爲先聲東江擊尾爲虛勢諸島並列爲
疑兵皆不可嘗試爲躁進爲輕敵而旅順獨居
中爲全力其節短其勢疾用力約而成功多捨
此一步另無恢復

紀合南衛廣寧以復全遼

登州旅順兩岸相對一蓬風便朝夕可抵時孟秋深東北風多轉盻冬寒海氷泯岸飛渡險阻

國初以遼附山東水路恒通迨後以遼附北直榆關爲重而登旅之路遂塞然而舊蹟尚在也今復設登遼二撫登撫南聯登萊北復四衛遼撫東整殘疆西固榆關任誠重然從來復遼之舉議者俱未挈其要領盡以遼之形勢觀之末全遼形勢如人一身山海如頭寧前如頸錦義

右也如兩手廣寧遼陽如肚腹北四城開鐵瀋陽如左足南四衛金復海蓋如右足今復南衛是治其右足人之腿足必與肚腹頭頸相連屬而舉動始活必復廣寧通三岔河接東昌堡而南衛始為我有南衛廣寧俱為我有如癱瘓之人幸遇良醫血脈融通筋骨連接一皮一足之痿痺可以立瘳止欠遼陽北四城之地一左足之恙耳如不復廣寧雖復南衛血脈斷絕生氣消索其能久乎况旅順一堡耳金復海蓋相去

四百餘里我兵南距大海東西無援其何能變故今日欲復南衛籍之爲虛聲則可倚之爲實著則不可復南衛併復廣寧變虛而爲實則可復南衛不復廣寧廢實而徵虛則不可且廣寧去寧錦僅跬步之近南衛去登萊隔渤海之遠運餉轉輸之難易又不可不辨數年來東江逮涉海外原以虛而牽奴之實今我自去其虛而奴反益其實我又不能以實禦致有遼水之禍今宜張其虛以喝奴秋冬猖狂之謀固其實以

固我來春恢復之計目今錦寧山海遵永間秣
馬厲兵寂然勿動俟秋冬兩防無事之後遵鎮
復廣寧等處登鎮復南衛等處刻期齊進定限
復城山海以西宜大以東仍須處處嚴防若奴
犯廣寧南衛出銳師以尾其後若奴犯南衛廣
寧出銳師以擊其傍若奴不動我且東西耕牧
兩河屯守此又非用寡之所能也南衛廣寧吝
非五萬之衆則不能塡實而十萬之兵作何調
募養兵之餉作何接濟器械衣甲馬匹船隻砲

何措辦必使一針不錯一綫不紛方可成事

紀路河

路河有益邊疆誠爲得策欲復廣寧當即修路河且收水利防水患其高深丈尺志已載盡第稍增益便爲萬全復廣寧用此一策戰守俱有所恃則事半而功倍也

紀復廣寧南衛

開原撫順廣寧三城俱非我有何怪插酋不在彼住廣寧復舊而開插背東宣雲綫我之門庭

清寧藩籬增厚堂奧始得安康不復廣寧插住
宣雲宣雲則患插奴侵遵薊插又遠逼宣雲又
患奴是宣雲遵薊我之門庭也門庭不清皆因
藩籬不增廣深厚致有門庭之寇門庭不清楚
寧難致有堂奧之驚故復廣寧乃今日之急著
併復南衛尤復廣寧之全策

紀三岔河旅順口鎭江等三方

奴酋入踞我遼陽以三面迫我西則爲我三岔河西南則爲我旅順口東南則爲我鎭江城寬奠五堡等處彼以三面迫之我以三方應之彼以我侵地孤懸而守之我以我三方併力而殴之

如三岔出師與奴敵則旅順應以水陸兵進薄海州牛庄等處而鎭江兵漸進海葢以援之如奴潛師間擊旅順則鎭江兵應急出横截歸路

而以三岔兵直趨遼瀋以尾擊之如奴遠掠鎮江城等處則三岔應分兵疾趨奴之新城而旅順兵應從間道覘其情歸與三岔合兵夾擊之

紀城南關旅順

一議城南關嶺旅順口三面皆大海户內有小沙灘長里許可容千餘人即令立營房處沙灘外四面皆水水四面皆高山山之西北隈有新舊二城遺址在焉城之直北皆平山去城數十里爲南關嶺濶僅數里形如葫蘆口兩傍皆海

回覷旅順口儼然葫蘆底也口狹底寬截長補短計將百里許可畝今之一大縣其中平衍處儘可屯種欲復遼瀋樹三方犄角之勢此其一也當選大將一員於南關嶺築城以阻虜騎內可以保障旅順外可以虎視益州奴若過河西犯我兵可從登州直擣遼陽相距僅五百餘里覷毛帥住皮島隔大海遠在千里外者牽制之功不啻霄壤然城南關必須先集磚石於沿海兩岸供役需五千人又須先設木柵於城外後

併工修築期一月工完乃可動工數日間虜騎
必來探望我分兵拒之木城外虜探騎必不多
待其回報益兵來攻必經旬日我之城工已過
半矣

紀分兵旅順

一分登兵戍旅順登兵五千新舊各半舊規出
汛駐劄皇城島者爲遼陽未失金州沿海有兵
對峙爲聲援所以防倭患也今旣無倭患旅順
一帶虜又棄而不守則駐劄皇城頗爲無味似

當移駐旅順將五千分爲二營設二參將領之

紀鎮江

一先駐鐵山止隔鴨綠江三條去遼陽九百里耳今退皮島去鐵山又隔一海矣其屬將所駐鹿島石城長山廣鹿諸島皆隔大海與遼陽老峴渺不相涉獨鎮江一處去奴差近可以駐師爲犄角之勢當日招擒佟賊洎舟於此僅兩宿耳

紀寬奠諸堡

寬奠等堡正當奴巢之後縣遇夷關入可三百餘里縣鎮朔關入可二百五十里其巢前有城後依叢林密箐以自固無甚深阻得以精兵逕三千兼程而進掩彼不備

紀海州

海州西望廣寧南聯蓋復金三州是南衛往北盡頭處北近遼陽瀋陽奴之新巢欲復南衛此處乃奴與我必爭之地不比他處艸艸舉事必

得善守之將足一年之食鑵銃火藥凡守城之器務期全備海州守固全遼得復在廣寧有犄角之勢在金登成屏捍之威在遼瀋第臥榻之間耳斷不容奴躭睡可也東昌堡亦名牛庄止可做海州前探之區不可久住是今日之海州正昔日之卽墨必善守如田單暗藏一火牛雖齊七十餘城可復況遼乎

紀冷口

邊外大川爲東西虜捷徑可行數十萬騎其桃

林界嶺因撫賞熟徑實建昌一路尤甚然如奴
入大安堡陷遵永竟從冷口瓦窰換班捆載叅
以龍井大安遠十日程不若冷口便也過數里
爲湯泉平沙蔓草顔見虜中都山川嵐層積此
路須設重兵其次則界嶺越遼西闗與冷口並
急若桃林阻水青山阻山較此尤易守耳奴東
近以九千兵守之自援凌謪發一空不滿二千
今以一千五百守石門百道子東尖山琵琶椵
觀音溝一帶以二千守星毛溝河流口以一千

五百守桃林口佛兒峪劉家口等處以三千六百守重峪口東勝寨青山口羅洋峒箭竿嶺中勝堡等處皆見在調防更于瓦窯高埠添設砲臺二座安置神器對打客山○方盛夏五月山海關外震雷猛風飛砲大於鴿子見告矣宣府是月初一日又告鎮安堡大雨雷雹霹靂碎火藥于城樓矣皆奴報西行後徵應也

紀開原

開原本以隔斷奴之要路開原失奴要路始通

且金台失白言骨無所依賴俱奴所併金白二酋精壯勝奴者不下五千綵此若孛賽若抄花奴又并之孛抄二酋精壯又有五千餘合之灰扒兀喇滚跨魚皮毛林諸種共有五六萬又天啓七年傲汗都令火兒勤東不的又有二三萬總之不滿十萬昨薄　都下僅有三萬賊塘報動稱三四十萬訛也

山海關外紀聞

紀奴老寨

奴老寨後爲　長白山山後爲渾河遡三岔河入渾河躡其後户此一奇着然杜將軍向不渡此河陷没耶昔憲宗時李秉趙輔大討董山亦出渾河越石門土木河至分水嶺一由鴉鶻關過鳳凰城摩天嶺至潑猪江中軍則從薄刀山粘魚嶺過五嶺渡蘇子河至古城聞此皆鳥道縣絶人不得並行騎不得成列之地趙將軍又

何以鼓行深入一舉克捷耶

紀失開原

前日之賊東有朝鮮北有北關西南有遼開一帶僅僅東北一路四圍逼束自清撫失事以後守寬奠再建城設將于柴河靖安間悉宿重兵以漸逼而轉蹙之猶易也自大軍三路敗沒而賊始敢掠盡屯堡自我兵坐守四城而賊始敢交合西虜徑取開原是前日不復清撫以失開原之覆軍即後來不復開原以棄遼鎮之榜樣

今開原一帶盡失而外交合朝鮮北開賊亦何所牽掣何所顧忌愛我遼瀋而不攻哉

紀遼官專設

遼左額設道將各官原皆爲西北大虜而設獨寛奠清河撫順三處爲東夷而設各官信守況以三岔河分東西相去千里尤難調援惟總兵職統全鎮無事居守廣寧有事東西策應與各守一地者不同自逆奴發難河東用兵而調西道爲監軍疲寧錦于奔命

紀奴情

當先衝陣遼人也層層監制者賊也乘勝長驅者賊也尾後不絕者婦人女子及束草爲人遠望之皆賊也奴素善愚我而我豈無一事愚奴豈智巧不及遼至此哉

紀奴奸細

夫均遼人也惟撫順清河之人始而與奴接兒弟旣而與奴通婚媾故撫一失清河旋陷二城之人至今爲奴用事殘酷狡黠甚於奴撥厥所

由因開市年久夷夏防疎故其人陷于犬羊而
恬不知耻奴亦熟稔情好而任用無疑若此輩
約有二三千鑒此則張家口潘家口之欵又不
可不嚴其防也

復遼實著

遼地綿亘二千餘里而三岔河中分其界河東遼陽爲重河西廣寧爲重廣寧不復雖有寧錦前屯不過一線咽喉河西半壁終非全有又安望其復全遼破奴穴哉且廣寧至河僅一百八十里距河爲守謹防暗渡是天塹之雄也錦義右屯足稱犄角是自强之地也土沃產殷屯種易饒是富庶之區也邊外一帶俱插漢所屬十八家夷人受賞之地廣寧一復插酋必還舊穴

恩討原賞而宜雲亦得稍緩是於揮爲謝虎之
計於奴爲坐困之謀必再加申諭凡遼人有潛
住省直者儘數出關以還故土嚴令各官有姑
留遼人者從重𠫭究以清內地遼之科貢世冑
俱許仕遼以立功勳不許遊宦以忘桑梓俟平
定之後照舊推陞別省員缺庶遼望先歸遼衆
景從或路遠難行官給脚力或窮餓不前官給
粥食各府州縣務加體恤全活孑遺期歸故業
精壯選之爲兵老弱助之爲農以遼人復遼土

以遼土養遼人捲土重來之實著也

遼原有屯糧有屯艸有科糧有科艸載在冊籍藏之水庫如每衛有掌印指揮一員有掌所千戶五員有署印百戶五十員總旗小旗屯頭甲首糾察戶有軍幾名馬幾匹幫軍餘丁幾名隨馬軍田幾分每田五十畝爲一分授屯軍一名每季食鹽菜銀二錢五分秋納屯糧或谷一十五石或豆七石五斗草七十五束外此又有科糧科艸之名乃百姓祖業已地地有金銀銅鐵

之殊科有上中下等之異俱入倉厫之內以為軍儲之需有管屯之官專以追徵為任有倉厫之官專司出納之責全遼官兵十萬三千坐食本衞本色六箇月仰食京運折色六個月二百餘年馬騰於廐士飽於伍法莫良於此矣今或地在人亡宜稍其人而屯其地法廢籍存宜設其法以合其籍奈何置之不講也如無牛者官借牛價預擬牛租或谷或豆青艸谷艸至秋上納其原價仍在也無種者官借籽種無食者官

借食米亦預擬其息以爲上納之準再廣募商
賈各備貲本屯田塞下或旌表或加級或贖鍰
或糴賣俱以本色爲重而折色有禁較之兵丁
月食厚餉歲穫幾何且既欲其戰守又欲其耕
耘能堪此重役乎且不肖將領每藉公作以耨
私田卒致枕戈之健兒竟是荷鋤之傭僕敵騎
何以振撻伐何以張哉是民屯足以養兵兵强
足以衞民也便計也

紀必復廣寧速備京師

欲復廣寧一帶非五萬兵不可廣寧原額官兵有十營六哨大約不過一萬五千餘員名東有鎮武堡至廣寧九十里原額馬步官兵五百八十員名以遊擊總之所屬西興等三堡每堡該堡官一員又量堡城之大小大約不下三五百名廣寧迤北有鎮安堡南至廣寧五十里以參將總之所屬鎮寧等五堡每堡該堡官一員各堡該軍丁五百員名廣寧迤西北至義州九十

餘里以泰將總之額兵馬步有三千名所屬大清等五堡每堡該堡官一員各該官軍有三百名者有五百名者亦量堡城之大小容軍士之多寡廣寧中路迤西至大淩河所一百餘里有備禦總之馬步官軍有四百餘員名廣寧迤西南至右屯衛一百二十里有遊擊總之馬步官軍原額有四百餘員名名為援北而實為海防之設迤義州至咸家堡五十里有遊擊總之所屬大安等三堡每堡原額馬步官兵亦僅足三

百之數其錦州南北所屬邊堡已見有兵將駐
劄獨以廣寧未復等城而論之夫廣寧存城之
兵實數止用一萬精兵甚至再添五六千足矣
其餘者分發各堡營如三岔河至義州東西大
小城堡約有二十四處路程亦不滿三百里某
城遊擊馬步兵若干某城叅將馬步兵若干某
堡守備守堡馬步兵若干無事派定停當必設
處那向兵馬填實其餘不足者請餉召募土著
務期五萬之數大小將領必選智勇兼全勿使

庸懦僨事兵必須要强壯勿以老弱塞責明春
爲始就在寧前錦州各照信地團練實練一年
踰年舉事庶幾可復况廣寧東環渤海可通四
衛之水路四陸醫閭堪爲奇伏之險要前恃錦
義爲藩籬後倚鎮安鎮靜爲鎖鑰廣寧一復又
切近奴巢不惟 神京無憂即寧遠前屯亦安
枕而臥矣再相機而恢復南四衛宜亟用精兵
二萬一萬餘登津以抵金復一萬餘鎮江以抵
海蓋廣寧選精騎數千餘南海户接應四衛此

潛渡之一法也若奴知覺多設旗幟火砲直抵三岔河上佯爲搗巢之舉奴必縱兵以堵三岔河我登津鎭江之兵乘虛一鼓而復四衛此聲東擊西之一法也雖然東奴之來去藉東卜的之引導潛居寧前一帶僞稱屬夷隨東卜的所扎之處務多方奇計絕其種類可也况東卜的老弱不滿數千專爲奴之囊與奴黨一散我則任意作事廣寧復南四衛自無不復四衛復奴必不敢盤據瀋陽而歸老巢矣然老巢又不容

易歸也奴必與我決一勝負而後始定去就我
又必得精將銳卒圖一大創之然後奴孽方死
心而歸故巢奴一歸故巢其（逆）（潘）開鐵諸處復
全矣噫此必需三年預爲措辦而後一舉可復
若今日燃眉之計則　神京爲亟昌平駐遼兵
三千通州駐遼兵三千涿州駐遼兵三千必擇
廉能之將以統之其本處之兵止可用之守城
練習火器教演矢石如（奴）自昌平路入通涿之
兵爲左右翼如奴從薊門繇通州路來昌涿之

兵爲左右翼如奴從宜雲路犯則昌平通涿之兵互相彈壓何致奴薄城下之轂哉再使宜大各路之兵清野待敵之隙此以逸待勞之一策也若夫錢糧之不足者非不足于加增實不足于冒濫也近遼東各大小將領以下孰無侵占孰無隱冒必須設法清査速將老弱無用者汰之至少僅足供昌平通涿九千兵之餉若明春一年不犯將昌平通涿之兵齊復廣寧此又兩利之謀也大抵眞奴不滿二萬連年蚕食金台

石伯顏姑厌扒叽喇魚皮都領等夷盡十萬矣堪戰者止有三四萬而我若以實心行實事又何懼于奴他若山東等處之遼官遼民必速發遼兵暫住以待恢復之用

漸復廣寧

廣寧雖陷于虜而虜不居猶爲我之內地雖屬于內而我若不復又爲虜之外資況錦寧彈丸而軍民雲集壅滯于一處而宵㡟露處不若開拓乎疆宇而分居散逸之爲得也然恢廣寧先

復義州與布屯二地乃廣寧之兩翼兩翼不張

雖復廣寧亦孤而無助

紀遼薊宣雲之合勢以分虜

太祖高皇帝建大寧扼二虜于東西以三韓爲肩臂彼不得合謀攻我我得以專力制彼神謨超絕千古

成祖文皇帝以東攻夷遷大寧于內地立屬夷爲外藩不郡縣而爲我編氓不衣䘚而爲我戍卒內息民力外養軍威似莫善于此也但非我族類積養成驕積驕成變時爲東虜耳目時爲西虜腹心或借東以掠西或勾西以掠東始則

畏我而潛謀繼則要我而明犯虜之勢合我之
勢分合則兼收其利分則兼受其害邊將掩敗
爲功債帥剝軍媢虜將不習兵兵不習戰遂至
決裂不可收拾東奴入寇屬夷鄉導將怯而鼠
匿卒潰而狼奔薊門天險建臺設關修築費無
窮之財不能濟一朝之用良可嘆也自山海關
抵开連口分隸三協十二路沿袤一百七十里
以星散之卒禦電掣之寇勢不敵也所恃者險
險不在我所恃者備備難于狳邊在險之內險

在關之外虜居高而望我乘險而拒我如鼠之在穴誰能入穴獲鼠虜可入而我不可以出虜可來而我不可以待險爲虜用不爲我用築邊增險誰曰不善接石爲基則根不深借山爲壁則根不立上重下輕內虛外實于成則速于毀則易經年修築頃刻坦途棄天險而費人力虜欵既壞勢必遠遁天與機會我不可失地設阨要我不可棄形勢迂迴山水間隔山有起伏水有曲折用山山爲障用水水爲阻高則因高而

前之俾其不可越深則因深而浚之俾其不可踰鑿山爲壁固于金城注水爲穽險于湯池不壘而成不營而造取地之形收險之利省虛糜而獲實用居高望遠守險當衝瞭望不遠則設備不預設備不預則戰守不利一片石大鹹廠東虜必由之路滿桃兒木虎嶺西夷結聚之所瞭在大鹹廠東虜不能聚入瞭在木虎嶺西夷不能潛趨哨撥有橫有縱設哨有迂有直不爲近横不爲迂前哨爲表接哨乃應有表而內

之聲息相聞有應而外之連絡相續紅草溝爲
山石臺燕之要路都山後爲馬松喜太之衝衢
塞紅門川之險則馬蘭谷墻子嶺吉家庄騾可
無虞據十八盤之險則曹家寨古北口石塘嶺
徐爲有備險在內不在外勢在我不在敵我得
險而得勢虜失險而失穴䫻䫻難于晝見鼾睡
無容近榻借林木而彰疑彼惘于瘖度開空谷
而延虜我易于詐坑結草爲兵懸石爲刃總山
合爲一局按局分爲各隘動靜相通呼吸相應

妙用在于撥哨前日非不哨也哨而不遠非不遠也遠而不實明哨如入虎穴暗哨如履虎尾去與不去誰爲查點實與不實誰與照對出則任其遠近報則任其虛實上下相朦合成一套有哨與無哨同也是虜得匿伏而撲我我不得暗度而哨賊豈撥夜之罪乎以山爲營以險爲壘撥錯綜而成部伍哨連屬而編行列邊外有邊撥外有撥直哨爲橫哨耳目橫撥爲直撥肩背有與哨有踵哨與哨有度踵哨有方出哨有

令接哨有號查哨有記候哨有時過時則查記無記則查號無號則按度數而查方所是查情之法亦救援之法也撥必朝更而暮移哨可東出而西入或縱撥而改橫或橫撥而改縱隨虜出沒或直往而迂回或曲行而疾走與虜浮沉瞭大虜易瞭零虜難瞭無心之虜易瞭有心之虜難寧以虎視石勿以石視虎彼陽走而陰匿我明見而佯忽料其遠近遲速察其去留聚散走而疾者往也疾而覗者畏也徐而望者瞭也

瞭而近者探也分頭而來者覆我也續尾而至者嘗我也來而不攻者聚也聚而不動者待也齊而不前者分也分而不入者擊其旁也入而不擊者乘其間也既見其形須觀其用再觀其動徐俟其變虜寡而我斂其跡虜衆而我現其形斂跡以示怯現形以示壯欲其入而去其㝵欲其㝵而增其忌地有不爭而故為之急勢有必趨而佯為之緩虜寡而我擊其兩頭虜衆而我擊其半渡投薪縱火伏砲滾石我憑險而擊

彼棄馬而戰我以高臨下彼以下仰攻此必勝之術也奴酋去薊遼千里裹糧帶甲兼程疾趨兵家大忌況遼有三岔河大凌河小凌河入薊則有撒河黑河灤河西則有潮河白河河防口河此爲天塹何憂其來而懼其驟也前屯衛北山之北斜陰背北山之南號爲函谷拳泥可封百夫守險萬馬難驅夜則縱火晝則拋石馬陵博望之功可成也東不得西則東虜困西不得東則西虜困交不得合則二虜俱困屬夷仰

給于賞致絕則屬夷困遼薊連而宣雲合虜分
爲三我合爲一大寧可復建酋可撻挿虜不足
憂也議若或謂物力不足合抱之材連雲之木
不可勝費也勝敵益强牛畜雲錦不可勝用也
三衛之賞養邊外之卒不借資于內也大同邊
北外立五堡開田給軍不勞轉輸軍民宿飽不
可放而行之乎裂田爲井分流灌田農爲丘而
軍成壘兵食資而戰守備由近及遠循次漸進
不便于馬是不便于虜也屬夷困久生變勾連

爲患我陽絕而陰誘之閉沽洩水濤怒自息鐵圍分勢窮寇自散欲孤其勢先散其黨懼其疾而剪其羽懼其愽而斷其臂明勾牖引陽順陰逆聽其窮獨分其首從窮獨歸而大勢去從者赦而首惡擒張仁愿築三受降城于邊外古法最善以義院戶界嶺戶桃林戶泠戶諸賞招降于東以擦崖子李家谷潘家戶羅文谷大安戶諸賞招降于中以黑谷關瀨河川白馬關大水谷諸賞招降于西向日賞加于酋首今日恩及

于部落向日養驕今日挫銳易金帛以豢䊀易
羔酒以梁糯昔則挾纊不爲煖今則投醪足以
醉習我制度受我約束化夷俗爲華風變部落
爲行伍即且𦍌帶垂餌牽魚不取之取以我還
我漸消漸磨且募且坑東連遼左西接宣昌那
尋丈而就只尺改單薄而成連絡外增重圍內
設叠障薊鎮之有護如保鎮之有宣雲虜豈得
突而入耶不由山海竟闖喜松是有外護而安
無外護而危也

破三說擣奴巢以鼓中外之氣

一曰漸進漸復也一曰用夷攻夷也一曰修屯政爲久計也此三說者有復遼之美名而非復遼之急著也何也兵家之勢利于合不利于分奴之尅我城而不守也情之深而策之巧也蓋奴衆實不越五萬若得城即守則地廣而力分故旋得旋棄者非愛我畏我也正以分爲合之計而中國之將吏不識也若我持漸進之說以爲恢復之謀則得一城守一城復一堡守一堡

多兵則無餉少勢則成孤我散爲守而虜常聚彼以全力攻我苟一城陷而餘城不可保矣其不可必保者兵家分合之勢使然也是兵未進而先疑虜未滅而起疑何可用也湟中屯而先零降渭水屯而司馬困法非不美也然患在剝膚而求七年之艾火已燃眉而望西江之水庸有濟乎况今之屯田劉死士之脂膏而足取盈之令驅荷戈之貧卒而食不毛之塲何可恃也其不可恃者緩急久暫之勢不同也愚故曰此

三說者有復遼之美名而非復遼之急著也今
誠爲恢復計則奴巢不可以不擣機不可以不
速奴自尅我兩河而我不敢以一矢相加遺奴
之輕中國也久矣𨚗其金復海蓋一帶戍守單
弱而貪婪屠戮部曲多離且酋長各擁重兵而
不相下此亦危而動之秋也我乘其無備因其
猜嫌打造戰船千號挑選精卒統以智勇膽畧
之將潛伏于天津山海而陽出陸兵數萬于三
岔河之間高其壘赤其纛以示渡河之勢奴必

悉銳甲以拒我師而我以舟師潛抵鴨綠江直擣其巢穴率東江之兵收遼之四衛又約朝鮮之旅攻奴之腹心三方並進水陸夾攻此時奴欲歸而陸兵尾其後奴欲戰而我已潰其巢奴欲竄而毛兵衝其右鮮師截其左勢必四分五裂雖然邊吏以倖安而了局縉紳巽卸擔而因循造艘千號揮金百萬事出非常勝負難度能無首事之慮乎前人委之後人而後人復然今日望之明日而明日又復然天下事將不知所

稅駕矣嗟嗟遼左可復而不能復且使之必不可復者豈盡武臣之過哉

紀取三韓要地

以齊錦為正以東江與金復蓋州為奇正兵出三岔聲言欲渡奴必分重兵以西禦東江合朝鮮之衆聲言直搗其巢奴亦必分重兵以東禦首尾相聯步步綴緊奴兵兩分竄穴自虛然後三州之師直入心腹奴衆雖强勢必瓦解此不待智者而後決也且三州枕山襟海沃壤千里往者全遼半給于此得之可以進可以守可以屯鑄山煮海形勢最便無中斷之患無衝突之

虜其中所匿避人尚多收拾一年可以增兵可以充餉此從來取三韓之第一要地然居奴肘腋之下其勢必爭非明于致奴不爲奴所致者未易勝其任也

紀大寧內徙遺患薊宣略

薊門之北有山巍然千仞茂林豐草蓊蔚其間東連遼左西接上谷北控大漠南遶薊門沃野千里大寧固我

皇都之肩背也與宣遼並峙以限華夷故援京城有遼兵焉言近也迨後兀良哈歸順遂徙鎮人於薊南捐此居之宜遼之聲援隔絕而都城距之甚遠昔之都長安者患朔方都洛陽者患太原都汴梁者患河北然遠者二千里之外近

者不下千里今都城距古北黃花鎮一帶遠不過二百里近則一日之程耳葢西夏朔方終宋之世爲中國勁敵燕雲十六州淪入夷狄者垂五百年今我既拓而有之此天地所以限華夷之大界也奈何大寧內徙開平東勝失守火篩渡河國家形勝所據漸不如初故在陝則寧延罹其害在晉則石汾遭其毒而薊鎮自庚戌以來卒無解嚴之期矣故剿逐屬夷恢復外邊設鎮建官分屯列戍如宣遼制內外兩邊屹然拱

峙宣遼三鎮渾然聯絡或曰今薊鎮增修墻臺
矣添調南北衛兵矣且遼東之兵聽援山海之
東矣宜大之兵聽援居庸之北矣援兵四至春
秋互防不知此苟且目前之計耳人無固志且
西自獨石東抵廣寧此大寧舊地也獨石迤東
至舊大寧朶顏衛夷人居之再東至廣寧泰寧
衛夷人居之至于福餘一衛遠在遼陽三岔河
外今所宜剿者惟朶顏泰寧二衛耳計其衆不
滿萬人部落錯居各山谷間我兵一出可逆知

其有倒戈而無格刃矣此職方李公承式所著
樵牧野談之畧也因俺答款而中止今揷明以
此地讓奴旣闖遵又闖宣讀此有感
自遼東太平堡西至宣府獨石城近千四百里
南北不及三百里遼金史會州之北有木葉山
南北千里東西約七八百里皆層巒疊嶽叢林
茂樹毒蟲猛獸雜聚其中山徑阻塞不通人跡
今西虜稱之曰揷漢東虜稱之曰都山者是也
土蠻居其東俺答諸虜居其西二虜不得常相

通者此山爲之限也西虜犯薊與遼則必經獨石邊外三間房東虜犯薊則必經都山舍二路莫繇也計所以設外防者唯先東北與西北二處耳北自獨石迤邐而東南止石塘嶺幾三百里宜鎮之東疆也東自太平堡迤邐而西南止一片石約三百餘百是遼鎮之西疆也二鎮皆列兵以守之若復大寧宜自獨石直東分二百里隸宣鎮移其守東南者守之自太平堡直西分二百里隸遼東移其守西南者守之中遺地

多不及千里隸大寧焉
京師左山海右居庸未聞虜從彼中入者以外
有宣遼重邊爲之衛也即在宣遼何歲無虜患
然涉其境而抵都城則少矣葢虜從彼處侵入
已費攻戰之力及抵諸關之下前有內邊之兵
遏其鋒後有外邊之兵躡其尾怯前顧後不得
自繇不大敗則速走耳若薊鎮止以一牆爲隔
三衛夷人爲之勾引鄉導虜潛伏其地牧獵自
便我之哨探既難彼之竊發不速分數道更番

攻之且攻且休我雖分兵備禦晝夜戒嚴然依
埂而守地濶人稀曠日遲久易生懈怠或乘風
雨或乘晦夜突如其來衆寡不敵應援弗及欲
其不入何可得哉果復大寧則外邊縱有時警
不過如宣遼故事而京師則晏然高枕臥矣

紀薊門險要

自大寧淪入三衛宣遼之聲援隔絕而薊門遂爲重鎮矣其先歲遭虜患蹂躪無虛口戚總理塹山湮谷磚包邊城雖有三十六年潮流口之大舉則邊臣之不戒於武事亦俱寘之法而今則非其時矣速不的等酋潛導於奴毛乞炭等皆新折入於插邊外之屬夷盡撤幾輔之保障堪虞以十二路之衝險較之山海一路當遼薊之咽喉不必論矣東協石門路之一片石義院

口燕河路之界嶺口建昌路之桃林口劉家口

徐流口河流口冷口擦音溝白羊峪中協之喜

峯路潘家口李家口董家口鐵門關鮎魚石松

棚路之羅文峪供山口俱通大舉極衝中協之

馬蘭太平二路則次衝西協之牆子路鎮虜關

簸兒嶺磨刀峪南北櫻桃園古北路之潮河川

石塘路之大水峪白馬關東西駝谷等處俱通

大舉極衝曹家路惟有汗兒嶺正關其餘之河

西七寨乍兒峪平馬谷皆次衝也雖零星衝口

難以枚舉而大虜萬騎南下勢必繇于諸口劉家喜峰古北三處則爲殘元避暑入上都孔道更爲緊要挿酋從宣府紅門川南下則古北口潮河川白馬關牆子嶺獨當其衝東奴假道薊門將欲直擣於桃林冷口喜峰之間則徑繇虹螺山椵木衝一帶而遼左之兵馬不能以顧薊矣奴以一軍塞中前所一線之路則薊鎭之師必不能以顧遼兵寡則勢分地遠則力不能及且連年三協班軍大半俱撤於遼臺牆傾塌者

不獲以時修繕沿邊在在皆瑕薊鎮以匹馬不入爲上功而今日何地何時不惟將毋歲之班軍俱應仍歸版築更當以頋遼之兵力分而頋薊也

紀薊門兵馬

薊鎮左輔神京屯兵棊布於十二路各守提則有路將所統分守之兵於臺頭營漢兒庄石匣營則有三協守所統勇壯之兵於密雲則有總督標下左右振奇營之兵於遵化則有撫院

標下左右中輜重營之兵於三屯營則有鎮守
標下內丁坐府右營之兵於三屯之北六十里
則有灤陽一營以當喜峰之後勁於永平府則
有練兵一營以重北平之屏藩於東西中三路
則各有南兵一營以守邊臺於通州則有通州
營通津營以護倉厫此皆額設之舊兵也又有
密雲之車營遵化之東西兩營宣武營三屯之
援兵營薊州之浙兵營通州之民兵營一片石
之揚武營此皆因遼事所增設之新兵也薊鎮

自戚將軍繕邊以來畫地為守東西聲援相接刁斗相聞虜騎絕不敢南向大司農亦得因兵以時給餉奈之何遼左一敗再敗征調遍天下而薊鎮獨先受其害以患切震鄰有呼必應軍馬之精鋭者悉以抽而之遼營伍日空有清汰而無召募馬匹倒死有樁朋而無買補先年每馬驗價十五兩次則十二兩今每匹止准七八兩或五六兩矣且宣大市口為揷酋所制已無馬可買又安所得良駟以收騰驤走敵之用乎

盔甲器械全不打造以補鉠額即有請發不過京廠之不堪者以充執把而已至新營稍比月餉多至一兩五錢而三協之健兒皆棄其薄餉逃其原伍以投新兵然新營又多變遷不一以傳舍之官而馭烏合之衆日銷月糜曾不得一卒之用以客兵言之各鎮之兵堪戰者俱空於抽調而入衛於薊鎮者則多老弱疲憊不任干戈之流是新與舊兩受其弊而主與客均無足恃矣當在先以厚餉募精勇一人可以勝百以

重價市戰馬芻豆不敢虛靡督製器於邊標而責其良楛銃神器於摧堅而發無不中專久任於廉勇之將而敵人寢謀裕糧餉於按月之給而三軍果腹新兵之充數者則當挑其驍勇分之各路以充家丁而新營之將領可以盡裁伍軍之老弱者既當議汰急須清勾壯丁以無令縮額則用一兵必得一兵之力而省一分便多一分之用邊政庶幾有濟乎

紀薊門撥哨

薊邊延袤千有餘里以守爲戰非若他鎮之虜出没無常不可制限葢因前人區畫詳備無隙可乘於邊外則有横撥有直撥有深入虜營之遍夜有廵邊守門之夷人虜欲大舉欲零竊未有不可先諜而知者及其挖邊作歹則臺兵有守禦之火器烽軍有預備之烽火稍可通虜之處則有大將軍發揁滅虜虎蹲跑佛郎機百子銃併各色銃砲火器扼垣而擊虜卽入犯未有不可拒堵而守者然非所論於今日也尖夜置

身於險烽晝夜瞭望缺餉至半年餘不譁則不給譁者皆新舊主客之營兵而出哨守烽之卒給則食不給則忍饑以待救死不暇安望其宿飽用之以偵探用之於斥堠乎薊鎮邊例九百以下是零賊此傳本協自成功千賊以上是大舉而後烽火及於他協最爲明悉今賊夷雖數騎該守提自足追勦然不特本路馳援而他路亦馳赴策應矣即數百騎之零賊亦報大舉不特鄰協馳援而標兵亦統之赴敵矣脫一路

之中各口傳烽一協之內東西並急又將何以
應之乎甚至賊去而舉烽砲兵到而已無事者
徒令馬匹奔馳赶征一番倒欤一番也此二者
皆薊門之所當改弦者也若哨虜得實不惟加
之以厚餉而且與斬級同功虛報軍情不惟罪
及於墩夜而且與守提並坐如是而一舉一動
我先以察敵人一卒一馬不致疲於奔命

紀薊門夷情

薊之中東二協邊外夷人係朶顏衛酋首長昂

爲大頭目所屬諸酋三十六家小頭目其次其如蟒金兒係長昂之弟其下則有長昂長子伯洪代次子來洪代長昂驍勇善戰又恃其子弟之勇力絕倫慣養死士恩結小頭目東統杜隆汪燒餅他兒滾長兎兀魯亥四撥吉伯言哈賴所合兒哈喇等酋西統煖兎那木賽打兒賣那木駱駝琴代等酋環居大寧城併大小興州等處住牧先年侵犯薊鎮中東二協地方遼東前屯寧遠等處大受其害薊鎮先事者見本酋犯

無寧日隨許本酋在喜峰口羅文峪寬佃峪大安口潘家口擦崖子冷口桃林口界嶺口義院口各給大賞口後爲我之屬夷矢節年來雖有鼠竊隨時讋服長昂子長子伯洪代所生長男蛤兒罵什先犯遼東被箭射死次子浪蘇尋亦病亡今存速不的者則伯洪代第三子也見統三十六家夷人部落約有二三萬騎向年已降於奴長昂父祖孫等酋俱係山後哈喇慎王子下頭目哈喇慎昨年被捕酋勦除速不的恐勢

孤不能拒所以順奴欲借力以抗揷其禍原始
於此矣奴亦利於速酋之降希圖假道犯薊其
受降夯有深意焉薊鎮西協邊外酋首則有俺
答王子省愛台吉所生五子赶兔超兔土喇兔
伯言兔討而莫兔並板不二什伯言台吉阿拜
台吉召力兔台吉騷閙台吉阿暈台吉阿尭什
台吉等酋嘯聚於商杜兀素大小廷扢雷一帶
地方住牧向爲薊西邊患後西協各路潮河川
白馬關黑峪關大水峪俱准給各酋大賞爲邊

屬夷內惟有赶兎子乞慶台吉阿月超兎兒毛克炭三子時常犯邊竊掠阿毛超庫兒毛克炭係赶兎繼妻滿旦比妲所生滿旦一婦人耳猙獰桀驁披甲介馬領兵提調視諸酋强甚薊西常被此婦擾攘前年滿旦死三子向在宣鎮地方擄掠乞慶台吉先入犯永寧亦被家丁射死新聞其弟阿月超庫兒毛克炭又被插酋勦擄未知的否若是則薊遼宣雲延寧各鎮屬夷俱東折於奴西併於插　中國之藩籬盡撤脣亡

齒寒其禍將有不忍言者則　陵京根本之慮
也

紀奴情

收宗族親戚之女十三歲以上者養之於內以
待有功而後聘之名爲阿府譯言駙馬也嫁送
家資卽予數千金勿靳矣如有斬折一王子卽
拔此陣之有大功者無論尊卑卽以其王子之
名號併所遺鞍馬服飾妻妾金帛俱盡畀之尊
寵無二也其有受令攻城不克與摧堅而不陷

者領兵之頭目輕則發及本酋重則闔家斬斬十人臨陣則以二人堅之持萬字鋼斧於其後稍有退怯回顧者即以斧擊之回軍而驗有斧痕者必無贖此其法令之嚴無徇無縱而又挑精鋭者萬人名伯言兒即華人之所謂親丁必士戰酣而後用之其各夷之弓箭鎗刀盔甲俱不計工本必極其精緻而後已其箭鏃俱長三寸許鋒利不可當有如菠菜葉者有如劍形者其攻城之具則用槐榆木厚八寸餘高八尺如

輪形下有四小輪以人御之其板俱用活銷每遇鉛鐵彈擊之似板而實活以致鉛彈遇之車往後番去鉛彈子折而過車隨復起不能傷人馬無所中用之攻城推至城下即以鋪地以弓矢仰射而以尖鐵衝挖城長五六尺餘柄以粗木爲之每去一甎則以衝入五六人共坐其柄而撼則城不能支矣奴所畏者遠之則紅夷砲近之則萬人敵也近日東奴亦用火器挿酋亦有鳥銃手四五千則皆我內地之奸人有以誘之

紀永平虜入

永平東枕陽山西繞灤水三輔天險也舊制本道標兵一千名府屬民壯城操二千餘名自建酋發難以來增設忠武營兵三千以一遊擊統之稱雄鎮云頃因汰冗令下營兵減三之二操兵減十之六七本道遂移兵壯工食以養標兵舊役卒之首尾兩窮而冗員虛冒如故食煩生寡重鎮武備乃不可問十月廿六日奴兵從馬蘭峪突犯薊門督師提關外兵道經永平鄉紳

請兵共守乃以滿庫將五百名守遷安縣以楊春將千餘人守永平十二月三十日塘報奴抵近郊猶有笞其妄報庚午改元一日奴果從城北渡河我兵以紅夷砲乘半渡擊之部伍離披踰時復合遂駐宋家庄距城僅五里許或以爲東西虜疑信相半初二日奴兵蝟集旋城扎十三大營長八九里始知其爲東虜而後議散庫藏搜奸細詎意文廟天花板上奸細先伏廿日雖嘗夜獲其一奴而兩年前用六百金所買之

馬亦被斬訖初三日午刻奴伏東嶽廟窺內虛

實放滅虜砲幾十聲擊城不中我兵以紅夷砲

應之南營第三次中其帳房見兩紅幕飛入雲

表何知奴計狡空設帳房向城南砍松枝圍擺

假一大營紅夷雖發竟置無用是夜四鼓臨北

城三官廟下郡城東北踞高山惟西南平陽北

面尤險崎嶇蜿蜒人莫仰視奴即攻所不備奸

細城內連發火箭黎明由文廟射圃登城碎萬

人敵北面窩鋪延燒人心大驚揚武營及兵即

楊春所領引虜登城向內放砲與道鄭國昌目
擊楊春城頭指點助逆內應顯然本道即令衆
生員以鐵尺木棍毆死之士紳鄉兵奮力堵鬭
被難者中書廖汝欽閒住副總兵焦延慶生員
韓原洞張汝恭田士儁李茂元劉可足李文燦
羅圻羅俊羅釆張鴻鸞周士魁重傷李熙李燁
然金煉彩陳素吾中軍守備趙國忠竭力殉戰
程應琦罵賊而死義勇鄉兵死及萬人奴登城
時即首傳原任漢兒庄副將楊文魁面詰以去

年三月曾有書札付汝爲內應今又費我攻三日管五十棍免罪又傳鄭兵道語半月不屈身穿兩箭回衙門碎印而死又傳鄉官白養粹再下黃旗禁放火自殺剃髮免死於是廢將孟喬芳應募而起生員宋應元倡立牌位香案滿城貴賤大小化爲異物知府張鳳奇推官羅成功相繼就義庠生周祚新胡光奎合門自焚張翰國馮維京死而無侮武舉科正唐之靖袍服北拜作別友人書十二戶咸就火焉初四日未刻

奴遣兩孤山焚燬東門城樓公署民房火竟日夜初五日奴傳白鄉宦爲永平巡撫行人崔及第爲永平兵備盧龍知縣張養初爲永平知府兼理縣事各授職并盤府縣倉庫府庫盤銀二萬兩零縣庫銀二千一百兩零永豐倉并縣倉共粟米六千餘石黑豆三千石馬草幾萬餘束及造戶口冊下令再火屠城各官力救得免初六日傳官生見憨奴即老憨帳駐東門外岳廟邊前後左右密布鐵騎胡帽黃衣坐高櫈諸王子

孤山㘭地兩列舊總兵麻登雲與焉賞降將孟
喬芳新授白養粹張養初崔及第等
副將楊文魁等各與貂裘一襲事畢盛陳旗幟
金鼓進城周行而出老憨東行留兩子稱留守
王府招安州縣荐舉人才貢生方孌手托跡緇
衣㢘生朱濟美哭辭委任初八日以犒賞爲名
勸助金帛抵作買命生員廖師周以獻物不精
籍沒家產綁無完膚同知楊爾俊以去髮不淨
立刻斬首又移東北房屋頂刻逐行空身不及

裏糧計出連姻官生各獻室女選中王守祖谷
遇時女二白氏崔氏共五女正月廿五日奴遣
郎副將持幣聘遷安郭鄉宦潛逃郎將拘其妻
室優養之遷安縣徘徊觀望而滿庫亦先逃矣
灤州聞虜先潰有惡棍李灤江大作踩躪倍甚
原任大條潛逃出城
昌黎撫寧樂亭石門臺頭燕河劉家
營力修城守獨昌黎斗大孤城老奴督攻三日
不克二月十七日奴遣郎副將統虜數千搬運

財物衣飾牛馬并所搶大小男婦幾萬出戶閱
被祖總兵合謀黃台吉部落協力共勦虜傷大
半財帛等項悉歸台吉郎將被傷左脅一箭腰
上一箭餘虜星散奔回永平即閉城門扎三營
傍城其灤州亦併在府守州者四五百虜耳有
一矮小劉道人向在府持齋行符呪爲名破城
之後騎白馬執黃旗遍街遊擾細查此道乃李
永芳之戚托伊爲奸隨即茹葷飲酒娶少艾爲
婦府屬地方遠近無不刼殺獨榛子鎭一孤城

當衝道況無官兵防守惟鎮中韓原性頗家倡
義月養土民千人并給往來兵馬草料虜至不
敢輕入后竟死于虜以其能死守恨次骨也

可營萬五千人東去永平六十里南去灤州四十北去遷安四十里眞三賊總會也揀一名將提一萬五千人守城之外列四大營不愈乎頓兵老師於遵薊之間哉

遵化一督一監軍一總兵馬步不及二萬人城內之禦敵者銃砲多于矢石則叛將柴通金有光所統潘洪兩關之兵也川湖兵扒城而入見死愈奮百折不回後雖開西門內應而認砍其潘洪兩關之叛卒以洩積恨人爭快之遷安率

鄉民攻圍奴遁獨蚤永平城外無兵奴得恣意
屠殺駕言點名城守按冊無一得脫間有一二
漏者官兵入城砍作首功當時七總兵趨灤道
徑永平倘留一二軍于永平城外奴亦必急遁
輿遷安埒一假往灤州而不來一假守大安而
後至又大誤也
周職方疏難民帶辮入奴以得其消息剪辮作
兵以助我攻圍入冊者難民共二萬七千一百
四十六名鄉兵共十萬四千八百九十一名其

分也而未入冊者攻灤約七八萬人圍遷約二三萬人嚮應遵化約四五萬人又共合也兵民不定分合無常官丁亦剪髮以偵探難婦遂凭城而呼應愚謂安撫遼民正在此時

按擣西巢急川兵皆鬪遵時要着蓋奴踞遵永灤遷爲窟穴而以衆顏諸虜爲聲援董口潘關龍井羅文盡爲賊出沒更番之地僅薊州一塊土與奴偪壘而居故欲從黃崖或馬蘭路出口直擣西虜之巢狼顧自驚不然遵賊伏精騎于

山坳而以城之固自怙又時走徤哨于遷𣏌間

而羅文洪山之虜合力爲援則何及矣

再犯錦州情實

奴犯錦州僅六七千騎強弱相半八月內從大鎮堡入本堡離錦州止十數里在本州西北奴至城西河邊河離城有三四里奴分三路一路取松山所松山在錦州正南離十五里隔乳峰山上有接火臺正南有王官山山上有新築敵樓正西有黃土嶺嶺上亦有接火臺正東有望城崗崗上亦有敵樓各樓臺內銃砲俱備奴不敢近城下止往東南一帶庄村搶擄焚燒庄村

農民歸併雙堡因雙堡臺圈堅固趨避者千餘人牲畜稱之卒以無援力盡傾沒雙堡離錦州五十里離松山三十里而松錦兵將不出門一步無一矢加奴凡雙堡迤東零星屯民殺擄殆盡嗟嗟遼人歸復故土不一二載間生聚幾何而又值此屠戮乎一路取杏山驛杏山在錦州西南離三十五里西鄰塔山所一十餘里城雖石砌炮銃可支且奴不滿三千僅自保守無援可待稼穡盡被燒燬屯民殺擄無數至若圍困

錦州之奴亦不滿三千特遠扎一營四散焚燒場圃而前鋒總兵祖大樂始得突入其餘將領不過閉門觀望而已矣撫院初到收保未及又秋成方殷農民渙居遂致奴復得志從大小淩河東去不知者奴已歸巢不思奴之老巢遠在開原之外奴之新巢近據瀋陽之中且三岔河不爲天塹揷㳂地任其出沒廣寧半壁之區奴復何所忌憚不以爲窺探薊門宣雲之逕路也勿以奴去爲去奴來爲來惟以實心說實話作

實事則奴去我可以實備而待奴來我可以實
糧而掃所謂實者何今日之兵宜恩而不宜威
今日之餉宜加而不宜減今日之將宜嚴而不
宜寬將寬則兵皆搶擄無忌餉減則兵又枵腹
脫巾兵威則衆必掉臂不顧此目前明見之情
形也恢灤復永之日步兵死城下者倍於馬似
宜倍惜

紀三將失地利

大畧杜以勇喬以智劉以紀律皆有古名將風自三將死而中國無將矣此已未春之搗巢爲失算甚也然三將之死皆以地利不明之故殷監不遠可復浪戰乎哉惟當用舟師數萬戰船千艘栗支半年於五六七月西南風多之時或自登萊或自天津順風揚帆先抵旅順口次進鴨綠江以舟爲家返客爲主彼來則登舟以疲之彼去則縱兵以撓之北返巢穴則水陸並進

以追之西渡三岔則四面埋伏以邀之東連朝鮮潜師以擊其東西通土蠻虛聲以𢞁其西夫自山海關至鴉鶻關共二千三百餘里出鴉鶻關至建州又七八百里共計三千餘里而我師登岸則爲陸登舟則爲水器械兵糧陸續接濟有增無減有進無退以佚待勞以飽待饑彼且疲于奔命之不暇如此三年而遼不能復建不能掃若未之有也

紀四城殘破善後

通州多備兵所以衛餉也在城之倉固當備而河下之淺船亦何可不衛今以楚兵守舊城以閩兵守新城晝夜鈴鐸形似嚴矣客兵久戍寧不虞變乎况撄城而守即土兵民兵頗足為衛久留遠來勤王之師非計也移出新兵五千渡河東立營敎閱從來防敵必防於敵來之衝待敵抵城而後言守晚矣

薊州背捹高山而城綿亘西南虎視東北誠天

險也虜之不敢近城窺瞰者蓋爲背險我兵登山可以遠瞭且四面皆我內地援兵易至誠能去城東北設二堡或立二營以二守備官操閱於此以壯聲勢復以大兵分營閱於山上令旌旆烜赫眞可以張　神京之氣或虜騎無知長驅至此又不難以東北二營爲翼兵設伏於外收山上大兵掩旗鼓誘虜前進一鼓而奮據高陽而戰遠來以佚待勞必勝之地也若不出此徒效近日攖城而守之策虜一據山城困必

矣
永平殘破之後民屋田產殆爲諸將各兵占盡
民之死虜者十之七回鄉與降虜赦死者不過
十之三耳城中屋閭殘廢有有主而不得復業
者葢謂將兵已雄據矣田產亦然故城內外兵
民雜處異鄉之人携本而至者羣居不分良善
將日益驕惟知營辦田產兵日益惰第效嫖飲
相嬉孤鴻嗷嗷此時若不急屬能幹有司急速
明查新舊以編民戶務出重兵大將遠離城郭

鎮守要口以安人心恐變在蕭墻而不在奴虜也況永城甚得地利經山帶壑頗稱阨塞倘當日無內應其城决不致陷矣

沙河小驛耳然通接往來何可一日無人前爲虜所殘滅殆盡今移隣縣驛夫當差於此此類不過暫寓應差差完隨歸一城之中存屋不過十數間一片皆爲瓦礫之場荒凉特甚往來過客投宿無地望望而走徒生悽楚當此之時若不急移人民以實其城量調兵馬暫駐其地以

安人心而徙令關要驛地人民傳舍甚非所以
靜道路也
關門之險可稱天府天下財賦輸聚於此居其
地者人人忘虜患而利財藪非獨商賈爲然兵
將之志鮮不以此故風俗之靡麗日盛而疆場
之實備益弛觀關寧諸將近有二患一曰驕二
曰憒昨聞敘功未的有當賞而未賞有不當賞
而蒙賞故賞者滋驕而未蒙賞者成憒漢高帝
用樊噲流得一城與一城之賞而韓信則壇而

拜駕馭之術如此今諸邊將求其似噲者當無一二而人人皆加大將銜得無駭乎而不預者之憤憤作冷眼觀也宜急下檄諭使驕者毋驕以保此尾使憤者毋憤以勉桑榆是亦激勸之一機也

寧遠逼與虜處虜之畏首畏尾盍以寧遠爲害也不吞寧遠關門未可圖也然寧遠四面受敵獨首山一面可以拒虜然虜不從首山超越亦多岐路故昔攻寧遠者四面圍繞但悍城中有

西洋砲耳近因外有土城之護人心亦懈弛不知土城太逼反使磚城難恃故今撫鎮道議守一謂磚城一謂土城各持一論俱非也善守者敵不知所攻今乃守於必攻之城亦拙矣多走間諜謹烽火遠斥堠不必耑恃其城而憑城為退守之地張疑兵於首山結大營於城外或困其饑乏或擊其惰歸或以杏松二山絕其後或以呂華二島出其虛必使奮勇一戰然後以登萊之師復南四衛為右翼以寧遠之師復廣寧

爲前驅互臨三岔河爲首尾之應使兩河之間
得遂稼穡再開鹽礦以佐軍需是知必有廣寧
南四衛而後巢可擣巢擣而後遼陽可復也
八月十三日奴酋三千東不的三千縣大鎭堡
寅時入分二股一股上杏山高橋鋪一股上松
山直薄錦州城下放火燒一帶庄屯十四口又
薄錦州城四面咸燒復散深入燒掠庄屯十八
日克雙堡臺八月廿九縣大凌河小凌河右屯
衛大路而去將右屯城盡拆毁惟祖大樂得首

級三顆於杏山今內外將材兵馬雲集於此糧
餉器械雲輸於此天下之物力無不全副湊聚
於此視他鎮呼之不應應之悠緩與河漢也而
卒歸於難者局勢之不一人心之渙散也閣撫
與鎮道不一未也鎮道與部關不一猶未也西
人與遼人不一登萊與關寧不一將與兵不一
兵與民不一將不一忤上兵不一忤將上畏將
將畏兵兵將畏虜有人於此若能全副力量挑
起重擔卽以全副精神幹辦挈領斯振耳

紀戶口

戶口名數據昔日刊志之時言也後來

神宗四十八載遼氓之蕃育益增一旦被奴屠戮殆盡當何如生聚何如教養凡可以固遼疆墾遼土振作官生招徠流離總不外以遼人復遼土以遼土養遼人用遼將統遼兵鼓遼兵復遼讐兩言而已矣

國之大計莫過田賦遼土失後奴往牧者沃壤染于腥羶我棄置者膏腴變為榛莽額糧額艸

額錢額貢額科額銀一毫無出關寧十萬之衆
止嗷嗷待食于京運海運東南之民力帑藏之
積貯安得不竭且耗也如奴以十月克遼瀋亦
以十月無餉各項搜括不敷旬月之給捱至今
春三月懸天津運至山海稍濟其急脫巾道傍
禍有不可知者司國計宜預爲之所勿得再誤
雖智者不能善其後矣今寧遠錦州屯所出鹽
課僅以修公館備典禮僅至十分之一豈全盛
之世置而不講者

紀任名將定國是

自古聖君賢相之定天下也必先定國是國是者如漢武欲鞭撻匈奴則專任衛霍漢宣欲綜名實則信用魏相武侯欲興蜀漢則以嚴治蜀唐宣欲平河北則責成李贊皇晉武欲平吳則密計于張華杜預三秦之定淮陰定于登壇數語六國之封子房破之前箸一籌當是時羣議紛紛而斷以獨見衆言擾擾而持之愈確謗書盈篋也姑俟其成流言載途也姑觀其後此乃

所謂國是之定也而今果如是乎武曲將星慘黯不明久矣

紀將

將不必別選也本其分闔者實任之足矣反其任將之積弊則爲實任以實任者即收實効唯刻于持議而反寬于核實故不得不出于欺罔之一途今之將將者殊可異焉巫嫡覡誇目虛于首虜餔居鯢入攘實于他人僞而增之以爲功者收否則䋄屠腸蹀血泣而向隅食脆衣輕

坐而取印罔而飾之以爲功者妝否則紲赤羽
若日而曰弭盜山東白骨如山而曰驅虜絕塞
蓋而覆之以爲功者妝否則紲士生斯世即有
忘家褁革之忠非銷骨于入宮之妒亦掣肘于
築舍之謀耳
據投鄉降夷之口詞奴酋某日上馬某日犯搶
徒事套文空謄塘報並未見設伏出奇身先士
卒而與奴對壘者也謂之大將可謂之抄傳塘
報之大將亦可

將權

今居平政令盡出自督撫當陣鼓所付之總兵是臨敵易將也上下不相習而功罪互相爭疆場之壞坐此矣若以行間政柄還總兵而以總兵功罪聽督撫則督撫之體仍自尊而總兵之材庶可展

翳閒先生集序 此在蜀外前屯作

蓋聞知飲食之道則知去就之道知去就之道則知生死之道雖然知味難矣五位而知宰相之味則役宰相而知具官之味則噴韋布而知泉石之味則癖遯顯而知鐘鼎之味則難危疆而知安樂之味貽彌苦著述而知千秋之味則彌短予閱給諫賀先生一見白沙悠然自吉官可舍戶可閉撲殺者吐實焚劫者羅拜請華內鎮守一疏洵有德之言故可謚可祀也先生曰

東遼玄祠者馬都督雲葉都督班此二人奉
高皇帝之命航海來遼開創衛所建立學較濯
變腥膻更左衽爲衣冠禮義何可忘也予奉
詔直抵遼東都司今在寧遠攷先生集義州古
曰宜州有虞封十二山時已爲中國之地矣馬
葉二公懸登萊招附經營設遼東都司焉東翼
廣寧南庇錦州西引大寧諸城亦一都會也唯
北邊與虜隣耳先生又云怀柔伯當久雨時遣
諸將治水口歸設酒延之後來將官慮邊事甚

少而禮接下僚尤不多見也余在前屯謁文廟
登城試萬人敵一火箭三於是張副將　身
先當虜虜首至自瑞安堡余在城上痛飲作戰
氣將軍益怒奮郎以是日入關爲公作序詩不
云乎肅肅兎罝椓之丁丁合敬畏之心猛鋭之
力然後武夫可干城干城可腹心試按九塞遼
肩臂也策全海遼腹心也有水陸夾攻之法而
無三方布置之法莫若關內關外一海內海外
一飭海師共濟如左右手目不反顧足不旋踵

此其時矣否則青齊淮揚盡以海爲邊患在腹心歟肩臂歟以肩臂視遼無不肩臂忽也以腹心視遼無不腹心奉也夷虜動靜之原天下離合之勢不可不熟察也